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23年9月11日至10月6日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

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丽安娜·卡扎罗娃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为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依据第 51/25 号决议提交的首份报告。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记述特别是自 2022 年 2 月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全面武装攻击开始以来，和平行使人权受到的不断加剧的打压。报告评估近期立法如何严重限制了国际人权标准和法律所保障的人权保护和导致独立公民空间被迫关闭，并向俄罗斯联邦和国际社会提出建议。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第 51/25 号决议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设立了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玛丽安娜·卡扎罗娃于 2023 年 4 月 4 日被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任命为首个任务负责人后，5 月 1 日开始工作。

2. 在设立任务的决议中，人权理事会列明了广泛的一系列人权问题，并请特别报告员在理事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和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上就就此提出报告。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关注选定的部分问题：与在俄罗斯联邦实现各项公民和政治权利有关的问题，包括意见和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公正审判权；以及使用酷刑与虐待和任意拘留。

二. 方法

3. 2023 年 5 月 5 日递送了请俄罗斯联邦政府配合和访问该国的正式信函。没有收到任何答复。2023 年 6 月 5 日，俄罗斯塔斯新闻通讯社报道称，该国政府将不会与特别报告员或其办公室合作。¹

4. 特别报告员通过 2023 年 6 月 6 日的另一封信函寻求与该国政府对话。随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收到俄罗斯联邦政府 2023 年 7 月 12 日的普通照会，当中提及特别报告员同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向俄罗斯联邦联合提交的材料，并重申不承认特别报告员。在普通照会中，该国政府特别说明，特别报告员无论单独或联合提交的所有材料均会被自动忽视。

5. 特别报告员对俄罗斯联邦妨碍任务工作的企图和该国政府选择性接触联合国人权机制感到遗憾，并将此类行径解读为缺少履行人权义务的政治意愿。特别报告员将继续在执行任务中本着建设性精神对俄罗斯当局发话，最终目标是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和促进。

6. 特别报告员还向俄罗斯联邦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寻求了合作。² 以面对面、电话和在线的方式与超过 60 个俄罗斯和国际人权组织及个人进行了访谈。此外，收到了来自民间社会行为体、人权维护者、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和证人的近 100 份书面材料，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莫斯科机制的 2022 年报告等来自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信息。³ 接收信息的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25 日。

7. 收到回应的数量表明了俄罗斯联邦目前面临的人权问题范围之广。这些问题自其 2022 年 2 月全面武装攻击乌克兰以来快速恶化；此后，俄罗斯联邦政府迅速通过了其他立法以强行终止任何它认定的反对行为。但是，这种镇压的根源远早于 2022 年 2 月(见下)。本报告并非巨细靡遗的记录，而是对在俄罗斯联邦的国际公认边界之内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显著模式的概述，并以可用信息和个案为依据。

¹ 见 <https://tass.com/politics/1627867>。

² 见人权高专办，“首名俄罗斯联邦联合国人权专家就职”，2023 年 5 月 12 日。

³ Professor Angelika Nußberger, *Report on Russia's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in Light of its OSCE Human Dimension Commitments*, available from <https://www.osce.org/odihr/526720>。

三. 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接触

8. 俄罗斯联邦 2021 年 1 月加入人权理事会，任期三年。2022 年 4 月 7 日，大会以俄罗斯联邦“在侵略乌克兰期间”犯下的“严重、有系统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由，停止了该国的成员资格。⁴ 大会通过决议之后，俄罗斯联邦宣布了在其任期终止前退出理事会的决定。⁵

9. 俄罗斯联邦是九项核心国际人权条约中七项的缔约国。⁶ 它不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和《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书》的缔约国。对后一项《公约》规定的该国义务的最近一次审议于 2022 年 10 月在该国缺席的情况下由人权事务委员会进行。⁷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提及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⁸

10. 俄罗斯联邦是尚未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的少数国家之一。⁹ 自 1998 年以来进行了 11 次访问，最近一次在 2017 年。¹⁰ 任务负责人提出的大量请求被该国拒绝、不予答复或推迟。

11. 在 2023 年 6 月 19 日对人权理事会的讲话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敦促俄罗斯联邦与包括人权高专办在内的所有国际人权机构合作，以解决该国面临的严重人权问题。¹¹

四. 人权法律框架

12. 1993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载有关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国际公认条款，并规定了民主立法程序和独立司法。然而人权组织和国际观察人士表示了严重关切的是，缺乏真正的政治竞争、对反对派和不同声音的压制、立法程序不够透明以及限制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立法数量不断增加。经常未经充分辩论或公开征求意见就通过法律，许多法律几乎不经审查就快速通过。近期的法律已经严重限制了公民空间，并削弱了基本人权的行使。

⁴ 大会 ES-11/3 号决议。

⁵ 见 A/ES-11/PV.10。

⁶ 见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reaty.aspx?CountryID=127&Lang=EN。

⁷ 见 www.ohchr.org/en/news/2022/10/human-rights-committee-considers-report-russian-federation-absence-delegation-experts。

⁸ 见 CCPR/C/RUS/8。

⁹ 见 <https://spinternet.ohchr.org/StandingInvitations.aspx>。

¹⁰ 见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CountryVisits.aspx?visitType=all&lang=en>。

¹¹ 见 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3/06/urging-greater-cooperation-high-commissioner-turk-opens-human-rights-council。

13. 通常，司法系统是对立法程序和行政分支的制约，但是在俄罗斯联邦，司法受到政治影响和操纵。¹² 因此，司法不能发挥制约行政权行使的作用，而是往往似乎加强行政权，甚至作为其传声筒，损害法治和公民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14. 俄罗斯宪法法院具有借助有约束力的先例解读《宪法》的专属权限。在反对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全面武装攻击的抗议受到镇压之后，宪法法院收到由个人提交的 24 份申诉，辩称《行政犯罪法》第 20.3.3 条侵犯《宪法》规定的表达和集会自由。该条是禁止“诋毁武装部队”的法律的一部分，是对和平抗议乌克兰战争的人实施打压的最现成和最广为使用的条款。2023 年 5 月和 7 月，该法院审查了这些申诉并裁定该条符合《宪法》。不仅如此，该法院认定，表达反战对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和动员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宣布对此类表达的限制不违反宪法。¹³ 这为政府限制和平集会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打压行为提供了理由，违背了其国际人权义务。

A. 国家人权机构

15. 俄罗斯联邦人权专员的主要职责包括保护受俄罗斯联邦管辖的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¹⁴ 2021 年 6 月，该专员的机构在国际范围内被认证为“A 级”地位。¹⁵ 但是，2023 年 3 月，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暂停了该认证，待特别审查。俄罗斯现任人权专员塔季扬娜·莫斯卡尔科娃以官方身份就俄罗斯联邦正在对乌克兰实施的武装攻击发表了一些声明，因此一些国家将她列入了被制裁个人名单。基于类似理由，2023 年 4 月 11 日，欧洲国家人权机构网络表决排除俄罗斯的国家人权机构。

B. 其他国家人权机制

16. 其他一些俄罗斯机构可以有效保护人权。但是大部分这些机构的构成在不同程度上受总统控制，所以独立性和相应的有效性有限。

17. 例如，儿童权利专员一职 2009 年由总统令设立，并于 2018 年 12 月写入联邦法律。¹⁶ 该专员的任务是保护儿童权利和监测国家机构的活动。2023 年 3 月 17 日，国际刑事法院以将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乌克兰儿童非法递解和迁移至俄罗斯联邦的战争罪为由，对现任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利沃瓦-贝洛娃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¹⁷

18. 民间社会与人权发展总统委员会是负责协助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保障和保护人权与自由的咨询机构。尽管该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几乎没有

¹² 见 www.ohchr.org/en/press-briefing-notes/2021/02/russia-un-experts-raise-fair-trial-concerns-over-case-gulag-historian.

¹³ Mark Trevelyan, “Top Russian court rejects bid to strike down war protest law”, Reuters, 21 June 2023.

¹⁴ 1997 年 2 月 26 日第 1-FKZ 号《联邦宪法》。

¹⁵ 见 <https://ganhri.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EN-SCA-Report-June-2021.pdf>.

¹⁶ CRC/C/RUS/6-7, 第 32 段。

¹⁷ 见国际刑事法院，“乌克兰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对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和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利沃瓦-贝洛娃发出逮捕令”，2023 年 3 月 17 日。

政策制定权，2019年10月21日，总统却彻底改变了该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解除了几名成员的职务，这些成员曾批评总统的政府，或提请人们注意安全部队对一系列当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呼吁选举自由的和平抗议的参与者使用武力。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资深成员瓦列里·法捷耶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

C. 针对民间社会的限制性立法

1. 《外国代理人法》及修正案

19. 2012年7月20日的第121-FZ号联邦法《外国代理人法》大幅度改变了俄罗斯民间社会的运行，对包括媒体组织在内的许多非政府组织施加限制并迫使其关闭。¹⁸ 该法及其后续的修正案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结社自由和表达自由权利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

20. 该法及其修正案把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和个人列入涵盖范围，包括记者、人权维护者、文化人物和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它引入了“外国代理人”这一名称，在俄罗斯联邦接收外国资金和参与“政治活动”的任何非商业组织、公共协会或个人都可能被扣上这顶帽子。¹⁹ “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具有很强的贬意，在俄罗斯历史上，该词一向与“人民公敌”或“间谍”相联系，该词的使用必会损害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声誉和信誉。

21. 后续修正案引入了一个更含糊的词语——“外国影响”²⁰——指被认为接收外国支持或以其他方式，包括通过胁迫、劝说或其他方式受到外国人影响的任何人。“支持”解读为由外国来源提供的资金和/或其他财产，以及组织、方法、科学、技术或其他援助。根据这一定义，“外国影响”有可能包括与外国国民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国实体的任何接触、海外旅行或仅仅是观看或聆听在线、广播或电视内容。对此类“外国影响”与所涉个人或实体的“政治活动”之间没有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要求。

22. 这一立法侵犯了结社自由权利，包括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以和平手段纯粹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的征集、接收和使用资源的特权。联合国人权机制曾批评该法及其修正案不符合该国的国际法律义务，也未达到国际法要求的必要性、相称性和不歧视最低标准。²¹

23. 截至2023年7月底，“外国代理人”名册包含649个组织和个人，六个月间增加了134个。²²

24. 还实行了与“外国代理人”有“关联”的个人这样一种新的溯及既往的名称，意指与未登记的公共协会或“外国代理人”有关联的个人，使得该法的适用更加无法预测。到2022年12月31日，861名个人被加入与“外国代理人”相

¹⁸ A/HRC/22/67, JAL RUS 5/2012.

¹⁹ 见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ussian foreign Agents Act 2012 not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press release, 2022年6月14日。

²⁰ 见 <http://duma.gov.ru/en/news/54760/#>; 和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2207140018> (俄文)。

²¹ OL RUS 16/2022.

²² 见 <https://minjust.gov.ru/ru/activity/directions/998/> (俄文)。

“关联”登记册。²³ 所涉个人不被告知自己被列入登记册，也不被告知自己正受到司法部的监视。²⁴

25. 2022 年 7 月对该法进行的最近一次改革未能解决国际专家提出的关切，²⁵ 其中包括将与民主社会正常运行相关的活动任意标记为“政治”活动。《外国代理人法》及其后续修正案损害俄罗斯联邦境内民间社会，包括媒体和公民活动的独立运行。

2. 关于“不受欢迎组织”的立法

26. 俄罗斯民间社会的活动受到 2015 年 5 月 23 日关于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不良活动的第 129-FZ 号联邦法的进一步限制。该法及其后续修正案具体规定，任何国际或外国非政府组织，无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或境外运作，如果其活动“威胁俄罗斯联邦宪法秩序、国家国防能力或国家安全的基础”，则可能被认为“不受欢迎”。

27. 被宣布“不受欢迎”的组织——在 2023 年 7 月 31 日至少有 103 个²⁶——面临严重后果，包括被全面禁止在俄罗斯联邦运行。俄罗斯人被禁止从“不受欢迎”的组织接收资金或传播“不受欢迎”的组织材料，包括在互联网上。媒体不得将其在线内容中加入“不受欢迎”的组织材料超链接。参与“不受欢迎”组织的任何活动构成犯罪，无论该组织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或海外。该法没有明确说明何为“参与”。

28. 认定“不受欢迎”的决定不需要理由，被认定“不受欢迎”的组织事后获知决定。“不受欢迎组织”法生效以来的八年间，没有任何组织被从名单中移除或对其“不受欢迎”的认定提出异议后得到纠正。

29. 该法中没有清晰的定义，使其适用于广泛的一系列组织。“不受欢迎组织”名单²⁷ 包含国际人权伙伴关系组织、透明国际、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俄罗斯—欧盟民间社会论坛、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人权之家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30. 该法迫使一些大型国际供资方停止了在俄罗斯联邦运行。例如，麦克阿瑟基金会结束了其活动，以避免威胁受赠方的安全。这些事态发展已造成许多国内组织失去了任何资金来源。

31. 2023 年 6 月，新的修正案草案提出更多措施来孤立俄罗斯民间社会，包括禁止任何未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注册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开展任何活动。²⁸ 在此之前，大规模撤销了在俄罗斯联邦设立了办事处的此类组织的注册。

²³ 见 www.themoscowtimes.com/2023/06/15/russian-authorities-maintain-secret-list-of-people-affiliated-with-foreign-agents-a81522.

²⁴ 见 <https://minjust.gov.ru/ru/activity/directions/942/spisok-lic-vypolnyayushih-funkcii-inostrannogo-agenta/?hash=cfa8947a-b36e-447a-aca0-dcf06a53cf4d> (俄文)。

²⁵ OL RUS 16/2022。俄罗斯联邦的答复见[此处](#)。

²⁶ 见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6/>。

²⁷ 同上。

²⁸ 见 Human Rights Watch, “Russia: Bill Bans Work with Most Foreign Groups”, 2023 年 7 月 25 日。

3. 关于“假新闻”和“诋毁军队”的法律

32. 现有对表达自由的一系列限制中又加入了新的罪名。俄罗斯 2022 年 3 月《刑法》第 207.3 条规定，对“蓄意”公开传播“含有有关使用俄罗斯联邦军队保护俄罗斯联邦及其公民的利益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有关任何俄罗斯国家机构在海外运行的数据的虚假信息”予以起诉。最高可处 15 年监禁。

33. 截至 2023 年 7 月，至少有 185 人被依据第 207.3 条起诉。至今，一些最严酷的判决包括：反对派政治人士伊利亚·亚申和创建“Protest MGU Telegram”频道的大学毕业生德米特里·伊万诺夫被判处 8.5 年监禁；区议会独立成员阿列克谢·戈里诺夫被判处 7 年监禁；以及记者玛丽亚·波诺马连科被判处 6 年监禁。

34. 《刑法》第 280.3 条增加了“诋毁使用俄罗斯武装部队或俄罗斯联邦公共部门为维护俄罗斯联邦及其公民的利益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行使权力”的罪名。与《行政法》第 20.3.3 条类似，规定累犯要受到刑事处罚。这些法律普遍被称为针对“诋毁武装部队”的法律，并被用于消除任何认为的反战情绪或因对乌克兰战争的官方立场对当局的异议。到 2023 年 8 月 20 日，依据《行政法》第 20.3.3 条提起了超过 7,683 件诉讼，依据《刑法》第 280.3 条提起的诉讼超过 110 件。²⁹

35. 这些禁令的解释宽泛，毫无法律确定性。审判在俄罗斯联邦几乎所有地区进行。人们被认定有罪的理由包括：展示反战或支持乌克兰的标牌或服饰元素；参加反战集会或予以“沉默支持”，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或评论，或者点赞反战内容；分享关于平民死亡、民用物体损毁和声称俄罗斯军队犯下战争罪的信息；在对话中表达反对战争；反对国家推广的支持战争的标志，如字母“Z”和“V”；以及演唱乌克兰歌曲。

36. 这些条款连同禁止呼吁对俄罗斯联邦、其公民或法律实体实施制裁——《刑法》第 284.2 条将其定为犯罪——被人权事务委员会评价为对表达自由的不当限制，不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³⁰

4.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立法迫害

37. 尽管俄罗斯联邦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等(LGBTIQ+)长期面临骚扰、威胁和歧视，但自 2013 年通过禁止对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的“反同性恋宣传”法律以来，公开的敌意更为强烈。该法受到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谴责，被认为具有歧视性，也因为可能导致仇恨言论、仇恨犯罪和虐待行为，包括针对儿童的这类言行的加剧。³¹

38. 自 2022 年 2 月以来颁布了针对 LGBTIQ+ 人群的更加严格的立法，与总统关于反对 LGBTIQ+ 立场是其政治议程基石的宣称相一致。立法将“同性恋宣传”禁令延伸到未成年人范围之外，并禁止被认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或偏好”的任

²⁹ <https://en.ovdinfo.org/anti-war-repression-report-august-2023#3>.

³⁰ CCPR/C/RUS/CO/8, 第 28-29 段。

³¹ 例如，见 RUS 8/2012；另见 [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13\)022-e](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13)022-e).

何行为。它受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谴责，高级专员呼吁俄罗斯立法者废除而不是扩展反对 LGBTIQ+ 的立法。³²

39. 后续通过了其他法律，包括禁止给予性别认同法律上的承认，禁止提供性别确认医疗保健。³³ 该法禁止自愿的跨性别成年人寻求医疗保健来确认其性别认同，但它允许对间性儿童的“异常状态”进行强制或胁迫的医疗干预。这些有害、非自愿、医疗上不必要且高风险的干预及其严重的破坏性效果受到一系列广泛的联合国机制的谴责。

40. 该法还引出了《家庭法》的修正案，禁止跨性别人士收养儿童或成为养父母。

41. 在日益仇视同性恋的社会里，非异性恋人士可能面临暴力、非法拘留和犯罪活动的虚假指控。已经记录了几起案件，例如在车臣共和国，警察和安全部队被指控对 LGBTIQ+ 个人发起勒索、绑架和酷刑行为。

五. 关键人权意见和挑战

A. 意见和表达自由

42. 意见和表达自由是民间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本身也是保护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受俄罗斯《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保护。然而在过去 10 年间，俄罗斯联邦通过了新的法律引入对这些权利的限制，过于宽泛的法律规定为任意解读提供了空间。

43. 2017 年 11 月“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以及“关于大众媒体”的联邦法律的修正案合称“外国代理人媒体法”，³⁴ 与关于“假新闻”、“诋毁军队”、“反同性恋宣传”、“历史纪念”、“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法律一道，被用来严苛和任意地限制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1. 控制媒体

44. 俄罗斯大众媒体受到“关于大众媒体”的联邦法律监管，该法在 1991 年通过时被视为对媒体自由的促进。然而过去 30 年间，政府的态度和法律框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限制了媒体自由并禁止独立、多元和多样观点的表达。颁布了一系列日益严酷的限制性法律，事实上终结了独立媒体机构，包括在线媒体的存在，并强化了政府控制媒体的当前统治地位。

45. 到 2000 年，传统媒体特别是电视，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或寡头所有者控制。独立媒体面临的骚扰和审查日增。除打压国内媒体外，2014 年，当局开始通过修订法律限制外国对媒体的影响。在俄罗斯联邦运作的任何外国媒体公司均被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人”；³⁵ “外国代理人”的定义后续扩展，纳入了包括俄罗

³² 见人权高专办，“蒂尔克呼吁俄罗斯立法者废除而不是扩展反 LGBT 法案”，2022 年 10 月 28 日。

³³ 见 [OL RUS 20/2023](#)。

³⁴ 见 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283382/ (俄文)。

³⁵ [OL RUS 2/2018](#)。

斯国民在内的接受外国资金和以包括在线渠道在内传播信息的任何个人。所有“外国代理人”均被要求将其产品标记为由“外国代理人”生产。它还授权对包含“不良”内容的任何网站或个人页面实行司法封禁。违反行为可能带来高额罚款，累犯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46. 这一充满敌意的法律框架，加之大额罚金和供资机会减少，威胁到非政府控制媒体的存在本身。2021年9月，超过20家俄罗斯媒体机构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敦促普京总统通过修正案，降低法律对媒体的有害影响。这一举措之后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倡议运动，要求废除《外国代理人法》。³⁶ 然而，后续的法律要求删除了关于证明外国供资的要求，代之以“外国影响”这一更加含糊的概念，带来的任意性和法律不确定性更强。

2. 关闭独立媒体机构

47.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首日，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命令所有媒体机构仅使用国家批准的官方信息来源报道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四天后，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开始封禁不遵守命令的媒体机构。³⁷ 自那时起，超过300家媒体机构被封禁。与此同时，一些媒体机构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组织。到2023年7月31日，共有八家“不受欢迎”的媒体。

48. 自2019年首批“假新闻”和诽谤相关法律颁布以来，媒体可能因“蓄意”发布“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不准确信息”或显示出“不尊重有关部门”的信息而被罚款。这意味着，记者、编辑和独立媒体因报道大规模抗议或批评当局等事件而受到大额罚款处罚。这些不断积累的罚款的案例之一是，自由电台在仅仅两年内收到等值300万美元的罚单。该电台于2022年3月关闭。

49. 在2022年实行允许对传播关于军事行动的或“不尊重”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蓄意虚假信息”提起刑事诉讼的立法之后，报道对乌克兰的战争几乎成为不可能。³⁸ 仅仅宣布此类立法即将生效的公告便使得一些俄罗斯独立媒体关闭。

50. 2022年3月28日，俄罗斯联邦境内最后的独立媒体机构之一的“新报”宣布，两次收到来自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的警告，威胁到其运营执照，导致其暂停了活动。总编辑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总结称，“在俄罗斯，对媒体的灭绝式屠杀已经落幕。俄罗斯公民只能孤零零地面对政府宣传了。”³⁹

³⁶ 见

http://www.presidentsovet.ru/presscenter/news/vstrecha_vladimira_putina_s_chlenami_spch_9_dekabrya_2021_goda_stenogramma_obnovlyetsya/ (俄文)。

³⁷ 见 <https://t.me/genprocrf/1721> (俄文)。

³⁸ 见人权高专办，“俄罗斯：联合国专家对‘令人窒息’的信息镇压感到震惊”，2022年3月12日。

³⁹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Dmitry Muratov: Russia faces total eradication of independent journalism”, 9 September 2022.

51. 即使在俄罗斯联邦的状况导致独立记者工作难以为继之后，2022年7月，第277-FZ号联邦法生效，引入了一系列理由，据以不经法院裁决即可暂停任何大众媒体机构活动三个月，并有可能导致媒体机构彻底关停。⁴⁰

52. 根据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该国的媒体自由排名在入侵乌克兰之后下降了九位。到2023年夏，该指数将俄罗斯联邦排在180个位次中的第164位，其新闻自由状况被归类为“非常恶劣”。⁴¹

3. 禁言记者

53. 俄罗斯联邦长期以来都是全世界谋杀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2021年全球有罪不罚指数中位列最恶劣中的第十。⁴²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2000年至2023年之间，有43名记者遭谋杀，包括报道北高加索问题的记者。“新报”由于其报道，至少损失了六名记者和撰稿人。2006年对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2009年对记者娜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的暗杀仍未破案，⁴³ 2023年7月针对记者叶莲娜·米拉希娜的暴力人身攻击也未破案。⁴⁴

54. 法外骚扰、逮捕和使用各种高额行政罚款和严重刑事指控被用于不让俄罗斯记者发声。关于和平抗议或对当局批评的报道、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或腐败调查的内容、关于利益冲突、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和其他主题的报道被归类为极端主义或为恐怖主义辩护，报道此类主题的记者也遭受了刑事指控。勒索、诽谤和隐私相关法律也频繁被用于限制媒体内容和将记者定罪。还使用持有毒品、叛国、间谍行为、分离主义和侮辱政府官员的虚假指控，压制了独立新闻报道。

55. 对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的间谍行为刑事指控凸显出，近期以指称的间谍活动或叛国行为逮捕记者和其他人的做法增加。⁴⁵ 这些都是严重的指控，处罚为长时间的徒刑判决，且诉讼非公开进行，阻止了社会监督。根据现有数据，2022年，16人因类似指控被定罪，并启动了至少24起刑事诉讼。2023年前七个月，80人被指控叛国。

56. 面对这样的风险，许多记者被迫流亡。Net Freedom 报告称，由于独立媒体机构的关闭、刑事起诉的威胁和对职业的限制，2022年至少有1,000名记者离开俄罗斯联邦。⁴⁶

4. 将和平反战表达定为犯罪

57. 《刑法》第207.3条宽泛、含糊且不精确的措辞导致对乌克兰战争的许多反对者因为合法行使其表达自由权而遭到任意拘留，并被施加不相称的徒刑。2022

⁴⁰ 见 <https://482-fz.rkn.gov.ru/docs/277.pdf> (俄文)。

⁴¹ 见 <https://rsf.org/en/country/russia>。

⁴² <https://cpj.org/reports/2021/10/killers-of-journalists-still-get-away-with-murder/#index>。

⁴³ CAT/C/RUS/CO/6, 第28段。

⁴⁴ 人权高专办，“俄罗斯：联合国专家对在格罗兹尼发生的针对记者叶莲娜·米拉希娜和律师亚历山大·涅莫夫的暴力袭击感到不安”，2023年7月7日。

⁴⁵ 见人权高专办，“俄罗斯：联合国专家称，格尔什科维奇的任意拘留是对独立新闻报道的攻击”，2023年7月17日。

⁴⁶ 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iYPt8dkQAOYW6Yz4cO9LP9oChbVeqSd/view> (俄文)。

年 7 月，依据该条，阿列克谢·戈里诺夫第一个被判处徒刑——刑期七年。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审查了该案并呼吁立即将他释放。该工作组指出，戈里诺夫强调了战争的有害影响，并呼吁结束战争。此外，禁止这类言论是“颠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第二十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禁止之’”。⁴⁷

58. 在俄罗斯联邦，所有反对战争或要求与乌克兰言和的声明都被禁止。卡尔梅克共和国的最高喇嘛，一位发言反对战争的宗教领袖被迫下台并离开该国。他于 2023 年 1 月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册。

59. 俄罗斯当局依据《刑法》第 207.3 条(“假新闻”)和第 280.3 条(“诋毁军队”)，就“反战”报道针对记者分别至少刑事立案 38 起和 7 起。⁴⁸ 实际被起诉记者的数量可能更多，因为有超过 50 条的《刑法》条款被用于指控个人的各种反战行动。记者也因传播关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蓄意虚假信息”被处以长期徒刑。

5. 互联网审查

60. 2011-2012 年的公民和政治活动期间使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动员抗议者之后，俄罗斯当局通过了旨在控制网络空间的立法，起到了压制在线表达自由的效果。2012 年，通过了关于封禁网站的首部法律(2012 年 7 月 28 日第 139-FZ 号联邦法，修订关于保护儿童免受对其健康和发展有害信息的影响的联邦法)，并设立了在俄罗斯联邦禁止的资源登记册。之后，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 398-FZ 号联邦法授权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修订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的联邦法，以不经过法院裁决，立即封禁含有呼吁“大规模暴乱”和“极端主义”信息的网站。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还依据 2022 年新通过的针对 LGBTIQ+ 群体的法律，负责监测和封禁所谓的“同性恋宣传”。

61. 监测各项在线自由的独立项目 Roskomsvoboda 报告称，在 2022 年，俄罗斯联邦平均每周封禁 4,900 个网站，在入侵乌克兰的头六个月，约 7,000 个网站因发布关于战争的信息而被封禁。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封禁或移除了超过 190,000 个互联网页面的内容，包括 125,000 个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页面。⁴⁹ 起初，可以通过使用虚拟专用网络和隐藏互联网用户身份的其他匿名技术绕开这些封禁，但很快也开始受到政府的封禁。

62. 2023 年 6 月，当局宣布推出由完全遵守俄罗斯法律的“安全”网站组成的“受保护的互联网”的计划。国家杜马副主席安德烈·斯温佐夫称，要想上网，俄罗斯人将必须用本人护照注册，从而允许当局识别任何用户。

63. 俄罗斯政权不保护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作为传播与信息重要渠道和公开且公共的论坛的功能，近期事态反而酿成了由俄罗斯国家控制的互联网环境。互联网监

⁴⁷ [A/HRC/WGAD/2022/78](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docs/wgad/2022/78).

⁴⁸ 见 www.article19.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Russia_JointUPRSubmission_JFJ_OVD_A19_Access_Final-.pdf.

⁴⁹ 见 <https://rkn.gov.ru/news/rsoc/news74616.htm> 和 <https://roskomsvoboda.org/post/gp-187-ugolovok/>.

视机制和关闭外国互联网平台侵犯个人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将他们与国际信息源隔绝，并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动。

6. 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和历史纪念立法的适用

64. 关于反恐怖主义、⁵⁰ 反极端主义⁵¹ 和历史纪念的法律也被用来限制表达自由。

65. “关于打击极端主义活动”的 2002 年 7 月 25 日第 114-FZ 号联邦法是一套用于起诉极端主义的复杂规则的组成部分。⁵² 该法对极端主义的定义由一长串逐步扩展的“极端主义活动”⁵³ 构成。该定义的宽泛和模糊曾受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的威尼斯委员会的批评。⁵⁴ 以极端主义为由禁止了耶和華见证人和反腐败基金会等数个组织。

66. 《刑法》第 282 条被用于处罚针对社会群体的“煽动仇恨”，例如针对“主管部门”或“执法机构”，并可在先前对同一罪名实施行政处罚后适用。该条被用于压制批评、扼杀异见和起诉记者及民间社会活动人士。⁵⁵ 寻求推广自己语文或身份认同的土著人民和其他少数群体则被指控助长对俄罗斯族人的“仇恨”。

67. 尽管俄罗斯法律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做了分别处理，却并未充分清晰说明。在实践中，声明和组织被任意归类为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性质。⁵⁶ 两部法律均有类似的条款，并对合法行使人权施加广泛的限制。最严重的处罚可达无期徒刑。人权事务委员会认定 2006 年关于恐怖主义的法律含糊、宽泛且缺少基于必要性或相称性的理由，应当修改，使之完全遵守该国的国际人权义务。⁵⁷

68. 2020 年，俄罗斯《宪法》的修正案在法律中纳入了俄罗斯联邦应当“保护”的“历史真相”这一概念。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宣扬大规模迫害“国家敌人”的正当性被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该国下大气力规定官方历史叙事，模糊真相并起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方面，从事研究约瑟夫·斯大林治下的苏维埃时期暴行和提升人们认识的历史学家尤里·德米特里耶夫受到起诉和 13 年监禁，这被视为持续消除他长期工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⁵⁸

69. 关于“复活纳粹主义”指控的刑事起诉数量增加：仅在 2023 年前六个月就有 23 起新的刑事立案。关于“复活纳粹主义”的《刑法》第 354.1 条事实上规定

⁵⁰ 2022 年，274 人因“煽动恐怖主义或为恐怖主义辩护”被依据《刑法》第 205.2 条定罪。

⁵¹ 根据 SOVA Center 的数据，2022 年，255 人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因极端主义或相关犯罪被起诉。见 www.sova-center.ru/en/misuse/reports-analyses/2023/05/d47038/#_Toc135301603。

⁵² Nußberger, *Report on Russia's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⁵³ 见 [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REF\(2012\)012-e](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REF(2012)012-e)。

⁵⁴ 见 CCPR/C/RUS/CO/8, 第 30-33 段以及 [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2\)016-e](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2)016-e)。

⁵⁵ Maria Kravchenko, “Inappropriate enforcement of anti-extremist legislation in Russia in 2022”, SOVA Center, 2023; and SOVA Center, “Misuse of anti-extremism”, news releases, 2023.

⁵⁶ AL RUS 2/2022.

⁵⁷ CCPR/C/RUS/CO/8, 第 18-19 段。

⁵⁸ AL RUS 10/2020.

关于苏维埃联盟的任何批评性研究或辩论不合法。它被用于起诉有别于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目前对乌克兰的战争的解读的言论。2023年3月，以“复活纳粹主义”为罪名针对人权组织“纪念”发起了刑事调查，因为该组织关于苏维埃政治压迫受害者的数据库的数百万条记录中包含三名与纳粹德国勾结的人，⁵⁹ 而该组织改正了这一错误。

7. 迫害文化人物

70. 该国使用各种手段控制文化人物的艺术表达和阻止其政治异见，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行政或刑事起诉；取消演出；解职；并增强国家对文化机构的控制。

“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包括大量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知识分子和其他文化人物，其中许多因此被迫流亡，而另一些则面临刑事起诉。

71. 一个例子是，该国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85岁的利亚·阿赫扎科娃因为其反战言论而被取消了在莫斯科现代人剧院的演出。2023年5月，公开批评战争的导演热尼亚·别尔科维奇和剧作家斯韦特兰娜·彼得里丘克因其获奖剧作《最好的，勇敢的猎鹰》而以“为恐怖主义辩护”指控被拘留。据称诗人阿尔乔姆·卡马尔金在2022年9月公开朗读自己的反战诗歌之后被警察施以酷刑。他遭到逮捕并被指控“煽动有暴力威胁的仇恨或敌意”，现在面临六年徒刑。

8. 宣传手段和虚假信息的使用

72. 自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当局一直通过广播开展宣传，为对乌克兰的战争辩护，称之为“对来自乌克兰迫在眉睫的威胁的被迫回应”，并使用煽动对乌克兰人的仇恨和暴力的修辞。这包括将乌克兰人民非人化和否认乌克兰作为有自身民族团体或文化的独立国家而存在。

73. 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学校都引入了“重要对话”课程，旨在宣传该国政府关于战争的看法和谴责反战活动。拒绝参加此类课程的儿童及其家长受到压力和骚扰。例如，俄罗斯警察讯问了一名跳过该课程的莫斯科五年级学生，指控她的母亲未能履行家长职责并搜查了其住所。自2023年2月20日以来，第一联邦电视频道一直播放“重要对话”。2023年3月，多个地区的学校开设了关于“假新闻”的课堂，敦促学生不要相信乌克兰有关部门关于俄罗斯士兵死亡人数的报道。当局向拒绝开设此类课堂的教师施加种种压力，包括纪律处罚。至少有19名教师和27名大学教授因持反战立场而被解雇。⁶⁰

74. 传播战争宣传并为其背书和煽动仇恨的国家做法不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和第二十条。

B. 和平集会自由

75. 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利内被逮捕和判刑后，2021年初俄罗斯联邦各地举行了大范围的抗议。根据人权高专办的数据，仅2021年2月2日一天就有1,400名抗议者被捕。在俄罗斯联邦发生抗议期间跟踪记录拘留和逮捕情况的OVD资讯表示，2021年1月至3月之间的逮捕总数超过17,600次。对和平抗议

⁵⁹ [AL RUS 7/2023](#).

⁶⁰ 非政府组织为对俄罗斯联邦的普遍定期审议联合提交的材料。

为主的抗议者大范围的逮捕和拘留在该国对乌克兰的全面武装攻击后的几周继续发生：2022年2月至2023年6月之间，超过20,000人因参与反战抗议而被拘留，针对“反战活动”还提起了超过600件刑事诉讼。⁶¹

76. 对和平抗议的法律限制仍在继续收紧。倡议进行反战抗议的人开始被处以高额罚款。累犯可能被刑事起诉，刑期最高可达五年监禁。有抗议者因展示带有八个星号的白纸而被罚款，星号被解读为代表俄文中的“不要战争”。

77. 多年来，联合国人权机制一直对俄罗斯联邦的集会自由限制和警察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表示关切。⁶² 2022年和2023年安全部队对反战抗议者的对待没有变化，安全部队在和平抗议期间的高压手段的视频全球瞩目，就表明了这一点。许多抗议者受伤。仅2022年3月6日一天之内，就记录了34起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殴打的情况。⁶³ 2022年2月24日至7月31日之间，记录了415起警察对和平反战抗议者使用武力的侵犯人权事件。特别报告员此外还收到了关于酷刑和执法人员对女性和男性犯下的性暴力、强奸和威胁性虐待的指控。这些案例没有得到正式调查。强迫送入精神病院也被用于禁言异见者，比如针对和平抗议者、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的一名萨满亚历山大·加贝舍夫。

78. 因和平反战活动而被捕的人有超过一半是女性，她们在面对执法人员时可能面临性别暴力、骚扰和恐吓。因为许多男性被动员，一些女性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使她们在押期间的状况更为脆弱。西伯利亚的强迫动员尤为激进。来自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记者兼人权活动家纳塔利娅·菲洛诺娃参与了一次反动动员活动。她于2020年11月被任意逮捕和审前拘留，她十几岁的残疾儿子被违背她的意愿送往一家机构。按区域统计的俄罗斯联邦军队伤亡情况表明，来自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各共和国的士兵死亡数量高出莫斯科等地区数倍。

79. 2023年5月20日，因环境关切在巴什科尔托斯坦举行了大规模抗议。但即使是和平的环境抗议，包括质疑建筑与基础设施项目、工业污染和环境退化的抗议，往往也不为俄罗斯当局所容忍。

80. 针对环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的刑事案件一直有增加。2023年头五个月，对4名环境活动人士启动了刑事程序，并有超过70名环境活动人士遭到袭击、逮捕、行政和刑事起诉。⁶⁴

C. 结社自由

81. 尽管有宪法保障，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加入和参加社团的权利受到严重限制。这些限制的效果之一是很大程度上孤立了俄罗斯民间社会。由于外国合作伙伴被政府标记为“不受欢迎组织”或“外国代理人”，在事实上将此类跨境结社定为刑事犯罪，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无法进行国际层面的活动。

⁶¹ OVD-Info, “Wartime repressions report”, 2 August 2023.

⁶² CCPR/C/RUS/CO/8.

⁶³ Human Rights Watch, “Russia: brutal arrests and torture, ill-treatment of anti-war protesters”, 9 March 2022.

⁶⁴ Eco-Crisis Group, “2022 review”, 27 May 2023 (in Russian).

82. 对俄罗斯联邦境内民间社会活动人士的打压包括伪造刑事案件、在官方国家电视频道对其进行骚扰、对他们及其亲属使用诽谤策略以及其他污名化手段。这些策略在人权维护者当中制造了恐惧和畏惧。

83. 《外国代理人法》的适用带来了行政罚款、财务支出、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限制和刑事诉讼。许多组织因违反适用于“外国代理人”的要求而被解散，或因为无法支付罚款或为避免新的处罚而被迫自行解散。

1. 强行关闭人权组织

84. 在整个俄罗斯联邦，人权组织被强迫关闭。北方土著人民支助中心在 2015 年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之后，于 2019 年关闭。该组织保护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方及远东的土著人民的权利，并得到了联合国的认证。自 2022 年以来，至少有九个民间社会组织被政府强制关闭，包括向 LGBTIQ+ 人士提供法律和社会援助的慈善基金 Sphere 和以俄罗斯联邦内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为重点开展社会学研究的 SOVA 中心。对在马里埃尔共和国注册的唯一人权组织“人与法律”的强迫解散一案尚未裁定。此类组织被指控假定的“严重而无法纠正的违法行为”，可能包括参与在线活动、出席法院听证会、在其他地区向国家官员发出请求，在“人与法律”的案例中，甚至是获得在联合国的咨商地位也受到指控。三个俄罗斯联邦最广受尊重的组织——“纪念”（2022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和萨哈罗夫中心——均已关闭。

2. 对政治反对派的处理

85. 近年来，俄罗斯联邦大幅度限制反对派政客和政党的活动，包括他们的公职候选人登记、接触大众媒体、开展政治竞选活动和参与选举。自 2022 年 2 月以来，对政治反对派成员的打压变得更加公开。俄罗斯联邦知名的苹果党的网站发布全国该党党员被拘留情况的每日汇总，并列出了诸如对党办公室的 26 次搜查和 33 名党员或支持者被指控“诋毁军队”等。⁶⁵

86. 2022 年，513 人因政治动机的指控被起诉，2023 年又新立案 198 件。据估计，自 2003 年以来，3,045 人因政治动机的指控被起诉。对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和伊利亚·亚申等知名反对派人物的刑事起诉在国际上受到广为谴责，包括不同联合国人权任务负责人的谴责。2023 年 7 月，卡拉-穆尔扎先生叛国罪的 25 年徒刑维持了原判，⁶⁶ 2023 年 8 月，对纳瓦利内的极端主义指控的 19 年徒刑也维持了原判。这两个案件都引发了关于法院系统被用作政治工具的关注。⁶⁷

⁶⁵ 见 www.yabloko.ru/war-against-yabloko (俄文)。

⁶⁶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7/russia-kara-murzaz-continued-detention-threatens-his-life-and-violates-his。

⁶⁷ 见 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3/08/comment-un-human-rights-chief-volker-turk-new-sentence-imposed-russian。

D. 司法独立和保障公正审判

1. 司法独立

87. 依据《宪法》，司法仅由法院行使，法院自主且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然而，法官的遴选、任命、晋升、纪律和解职制度消除了司法的独立性。⁶⁸ 2020年7月的宪法修正案纳入了总统任命法官和宪法法院、最高法院以及所有联邦法院其他成员的全面权力。修正案还扩大了总统罢免法官和上诉法院与最高上诉法院其他成员以及任命和罢免总检察长及检察官的权力。

88. 司法不充分独立和政治化⁶⁹ 与腐败⁷⁰ 是损害该国人权保护的主要因素。法官的任命和免职程序受到政治行为体的严重影响，同时法官在作出决定时，尤其是在备受关注或政治敏感的案件中频繁面临压力和干涉。报道最多的案件往往涉及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或被认为对国家利益的威胁，它们呈现出一种结果既定的模式，让许多观察认识得出结论认为具有政治动机。⁷¹ 在这一垂直控制框架内，司法机构是一个压迫性的机构，而不是个人可以求助的独立机构，也阻止受害者寻求问责。

89. 这种缺乏问责的情况导致了许多案件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但是，鉴于俄罗斯联邦自2022年9月16日不再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此类救济不再适用。人们日益担心该国被与这一重要机构隔离将助长其有罪不罚的风气，因为侵犯人权行为对国家或个人责任人而言没有任何后果。欧洲人权法院曾经是重要的补救渠道，并带来了积极的变化。通过一系列裁决，欧洲人权法院还引发了对在车臣犯下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

2. 公正审判的保障

90. 公正审判的特点包括出庭的权利、由独立公正的法庭快速公开审判以及使用自己选择的律师或免费提供的律师。同样重要的是在被证实有罪之前被视为无罪的权利，以及不被强迫自供的权利。尽管这些被告的程序权利在国内法律中有规定，实践当中它们在俄罗斯法院的刑事审判中被广为无视。

91. 主要的挑战包括无法与自行选择的律师联络；拒绝就指控的拘留中的酷刑和虐待开展调查；逼供；拒绝传讯辩方证人作证；以及以不可靠为由拒绝独立提出的证据。宣告无罪的情况很少：2022年，仅有0.4%的被告被无罪释放或终止对其刑事诉讼，这个数据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稳定。根据最高法院司法部网站的数据，仅有0.2%的上诉成功，同时被公诉人提出上诉的无罪判决有45%被推翻。

92. 侵犯公正审判权的行为在刑事案件中时有发生，而在行政案件中公正审判的保障更少。⁷² 在行政诉讼中不存在公诉人，被告人没有自动获得律师的权利，

⁶⁸ CCPR/C/RUS/CO/8, 第24段。

⁶⁹ 见 www.svoboda.org/a/30266219.html (俄文)。

⁷⁰ CCPR/C/RUS/CO/8, 第25段。

⁷¹ 请访问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4/comment-un-human-rights-chief-volker-turk-sentencing-vladimir-kara-murza。

⁷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Russia: under the ‘Eye of Sauron’: persecution of critics of the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20 July 2023.

并由法官决定是否和如何彻底审查证据。《行政法》第 20.3.3 条规定的“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显示了法官不利于被告的偏见。例如，大多数旨在核实案件情况的辩方请求被拒绝。⁷³

93. 行政判决往往是所谓“旋转木马”的开始：一系列的任意拘留，直至对受害者提起捏造的刑事指控，经常通过使用酷刑或其他胁迫性做法获得“供词”。独立监督、报告和调查机制的不足使这些严重罪行长期得不到处罚。⁷⁴ 反战活动人士阿纳托利·别列兹科夫 2023 年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以获取“供述”后死亡，该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⁷⁵ 别列兹科夫先生的律师伊琳娜·加克因持有证明他遭受酷刑的照片而面临极度危险，故她和家人被迫离开该国。

3. 对律师的迫害

94. 国际人权法和标准，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规定了律师在保护人权中的重要性和他们对维护司法公正的参与。

95. 与这些标准相反，在俄罗斯联邦发表不同意见和/或代表人权维护者、记者、反对派活动人士、反战抗议者或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律师本身也受到严重压力。这种压力包括纪律、行政和刑事骚扰和起诉，以及构成酷刑和虐待的人身暴力，⁷⁶ 见于地区间人权组织协会国际人权小组以及律师加林娜·阿拉波娃、玛丽亚·邦特斯列尔、阿列克谢·巴兰诺夫斯基、米哈伊尔·别尼亚什、巴赫罗姆·哈姆罗耶夫、伊万·帕夫洛夫和德米特里·塔兰托夫各个案件中。

E. 出于良心拒服兵役和动员

96. 2002 年 7 月 25 日“关于替代性民事役务”的第 113-FZ 号联邦法允许在依据义务兵役进行军人征募时出于良心拒服兵役，但是按照 2022 年 9 月宣布的规定，不适用于预备役军人和其他在军事动员期间被征召的人。⁷⁷ 许多被动员的预备役军人被军事委员会剥夺了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尽管 1996 年宪法法院曾裁定必须尊重替代性民事役务的权利。

97. 尽管动员号称受 1997 年 2 月 26 日“关于俄罗斯联邦境内动员”的第 31-FZ 号联邦法规制，许多男子以欺瞒、使用武力或利用其弱点等方式被动员。被动员的男子在经过或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被立刻送往军事单位，也不考虑其年龄、健康或家庭状况。拒绝作战的人被送进位于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的“动员人员拘留中心”，并被威胁如果不返回前线就会遭受处决、暴力或徒刑。

98. 在俄罗斯联邦人口最少的最偏远和贫穷的地区，动员尤为激进，人口少于 10,000 人的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例如尤卡吉尔人和达吉斯坦各族)的男子受到了

⁷³ Citizens' Watch, "Administrative prosecution for an anti-war stance: trial monitoring", Saint Petersburg, 2023.

⁷⁴ 非政府组织为对俄罗斯联邦的普遍定期审议联合提交的材料，2023 年 3 月 27 日。

⁷⁵ Submission received from Centre de la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e.

⁷⁶ CCPR/C/RUS/CO/8, 第 26 段。

⁷⁷ 见 www.refworld.org/docid/5072b6562.html.

不成比例的动员。当局施加了旅行限制，在动员扫荡期间封锁城镇和村庄的出城/村路线。他们闯入人们家中，并带走全村所有的男性劳动年龄人口。

99. 修改了立法，以取消对动员犯有严重罪行者的限制，并使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囚犯合法。新的法律还在囚犯加入“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免除其罪行的刑事责任，但是，该法还取消了如果罪犯被提前释放，监狱须将此事通知罪行受害者的要求，抹除犯罪记录并甚至可能恢复父母权利，这些都是在性别暴力犯罪方面尤其值得担忧的问题，此类犯罪自 2022 年 2 月以来显著增加。俄罗斯联邦缺少解决家庭暴力的法律或预防家庭暴力的措施。

100. 2023 年 2 月，瓦格纳集团宣布停止从俄罗斯监狱征召囚犯为其雇佣军在乌克兰作战；截至当时它已成功招募了约 40,000 名囚犯。自 2023 年 2 月以来，国防部自身招募了约 25,000 名囚犯。⁷⁸ 2023 年 6 月，普京总统命令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加入俄罗斯军队、返乡或前往白俄罗斯。⁷⁹

F. 北高加索的人权状况

101. 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在各个地区可能各不相同。车臣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有罪不罚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被广为报告。关键问题包括大范围酷刑、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和拘留而不予以审讯的指控。车臣当局因压制一切政治异见和严重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意见和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而被批评。对独立记者的野蛮袭击和谋杀仍然得不到调查。2021 年和 2022 年报告的酷刑指控当中有 65% 没有被刑事立案。⁸⁰

102. 对 LGBTQI+ 人士的针对性迫害包括关于所谓“男同性恋清洗”的报告，即男性因其被认为的性取向而被集中收容、拘留并遭受酷刑。⁸¹ 女性的权利也受到限制，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遭到限制，犯下“名誉犯罪”的人也得不到处罚。⁸² 这些问题造成了恐惧和压抑的氛围，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不受追究以及俄罗斯联邦当局不愿或没有能力有效干预使问题更加恶化。

103. 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在印古什共和国发生。所谓的“印古什案”⁸³ 作为使用反极端主义和刑事立法打击政治反对派和压制和平抗议及活动的例子，令人警觉。

⁷⁸ 见 www.prisonlitigation.org/wagner/.

⁷⁹ 见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1528 (俄文)。

⁸⁰ 见 https://pytkam.net/wp-content/uploads/2022/09/ap_skfo.pdf (俄文)。

⁸¹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19/02/chechnya-un-experts-urge-action-after-reports-renewed-persecution-lesbian.

⁸² 见 www.france24.com/en/tv-shows/focus/20201125-honour-crimes-women-in-chechnya-forced-to-suffer-in-silence.

⁸³ 请访问 www.amnesty.org/en/wp-content/uploads/2021/12/EUR4650712021ENGLISH.pdf.

六. 结论和建议

104.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认为，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自其 2022 年 2 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显著恶化。情况在过去二十年间早已持续恶化，这一定程度上是 2009 年结束的两场车臣战争的遗毒。

105. 正如本报告所记录，俄罗斯当局严重限制了线上和线下的结社、和平集会和表达自由，并严重损害了司法独立和公正审判的保障。对异见者任意适用行政处罚，并对和平抗议者使用武力。近期刑事判决的严酷程度和因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而被判刑的人数都有所增加。

106. 特别报告员记录了用于钳制民间社会言论和惩罚人权活动者及其他人反战立场的近期立法限制。

107. 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往往充满暴力，导致了对民间社会组织的系统性打压，关闭了公民空间和独立媒体。它带来了对人权维护者、和平反战活动人士、记者、文化人物、少数群体和任何公开反对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战争的人的大规模任意逮捕、拘留和骚扰。女性，特别是女性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或记者遭受了具体的性别暴力、侮辱和恐吓。长期使用酷刑和虐待，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威胁被拘留人员的生命。

108. 国内层面对侵犯人权行为追责有限和俄罗斯联邦退出欧洲人权法院收窄了受害者寻求补救和救济的渠道。有罪不罚的风气、法律变化不可预测加之其含糊性、数量之多和范围之广，以及任意执行，已迫使许多俄罗斯人流亡。审查和对独立媒体的打压留下的真空已由国家批准的虚假信息和战争宣传所取代。

109. 鉴于俄罗斯当局继续减少和打压对人权的保护，因乌克兰战争而愈加恶化，今天执法人员在车臣对平民犯罪的有罪不罚现象——始于两次车臣战争期间——是对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的警告。

110.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认为，由于区域机制能力有限和俄罗斯被逐出欧洲委员会，所有联合国机制更有必要继续监测和分析俄罗斯联邦的人权关切及其救济。

111. 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为本报告提供信息的人，他们往往面临重大危险或恐吓和报复的更高风险。她呼吁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步骤确保保护他们。

112. 特别报告员建议俄罗斯当局：

(a) 协调国内立法并使其遵守该国的国际人权义务；

(b) 修订《俄罗斯联邦宪法》中对享受人权构成不利影响或导致倒退的条款；

(c) 作为紧急事项，废除《刑法》第 207.3、第 275.1、第 280.3 和第 284.2 条，并立即释放依据这些条款拘留的人，撤销其定罪并删除其犯罪记录；同样，应当修订《行政法》有关“诋毁武装部队”和“假新闻”的条款，并尤其应废除第 20.3.3 和第 20.3.4 条；还应在法律和实践采取具体措施，保障人们依据国际人权法充分享有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d) 废除关于“外国代理人”和“不受欢迎组织”的法律，以及“受外国影响的个人”等法律概念，这些法律为行政和刑事起诉提供了过于宽泛和含糊的理由，并导致不确定性和任意实施；应当立即释放依据这些法定条款被拘留的个

人，撤销其定罪并删除其犯罪记录；立即停止使用这些法律作为迫害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或“不受欢迎”的个人和组织的工具，并允许据此立法被禁止或处罚的组织正常运行；紧急改革俄罗斯法律，使其与结社自由相关的国际人权义务充分保持一致；

(e) 废除不当限制行使和平集会权的立法(如 2022 年 12 月“关于就改进对外国代理人身份的监管而修订俄罗斯联邦的特定法律行为”的第 140449-8 号法，该法执行《外国代理人法》的条款)，包括废止不许“外国代理人”组织或捐款以支持和平集会的规定；并有效保障和保护所有个人参与和平抗议的权利；

(f) 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人权而被任意拘留的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尤其是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和伊利亚·亚申；并确保人们充分享受包括通过政治反对派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g) 确保国家立法充分遵守司法独立的国际人权保障，并采取切实而高效的措施打击腐败和司法与执法系统中的政治压力；

(h) 确保不再拖延地执行联合国人权机制和欧洲人权法院就个案提出的意见和判决；

(i) 确保对所有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彻底、有效、独立和公正的调查，确保起诉施害者，认定有罪的按罪行轻重论处，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就收到的损害提供充分、有效和迅速的赔偿，包括恢复原状、补偿、康复、抵偿并保证不重犯；

(j) 确保遵守国际公正审判标准，包括所有被告均能不受阻碍地与自己选定的律师接触，并在独立而公正的法院裁定其有罪前被假定为无罪；

(k) 立即停止将关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叛国和间谍行为的刑事条款作为在不受社会监督的非公开庭审中打击和平异见者的工具；

(l) 不对任何记者、媒体工作者、人权维护者、律师、文化人物和政治反对派代表进行任何形式的骚扰，并审查对他们的拘留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法；并立即释放完全因和平行使人权被定罪而受到任意拘留的人，包括强制精神病入院的人；

(m) 立刻结束对独立媒体，包括报道对乌克兰战争的独立媒体的施压、迫害和其它形式的报复行为，并保障新闻专业工作的自由开展和提供多样的信息来源；

(n) 对所有因表达反战观点以及因人权律师代理其案件而对个人，包括教师、学童及其家长使用武力、任意拘留或其他形式施压和骚扰的所有案件开展有效、公正和独立的调查，并在公正的审判程序中追究此类迫害的责任人的责任；

(o) 充分审查警察和安全部队，以确保其培训、规章和行为充分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和法律，并有独立的手段为违反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情况提供补救；

(p) 允许公众不受限制地查阅国家档案，并确保历史学者、活动人士和其他关注俄罗斯联邦的过去和历史记忆的独立研究人员有安全的环境；终止对持有不同观点者的迫害，并为其自由寻找、接收、使用和传播信息的权利提供保障；

(q) 完全遵守《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各项要求，在国家立法中将酷刑定为刑事犯罪，并确保所有拘留期间的酷

刑和虐待，包括强迫作出自证其罪的供词的指控，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指控由独立和公正的机构开展迅速、透明和有效的调查；起诉责任人，包括公职人员和执法人员，并追究其责任，认定有罪的按罪行轻重论处；

(r) 在法律和实践中采取所有必要措施，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污名化、仇恨言论、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以及迫害，并废除现行法律在这一领域不符合该国国际人权义务的条款；

(s) 确保在法律和实践中尊重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并保证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包括应征士兵和预备役军人，尤其是被动员参加对乌克兰战争的人能够不受阻碍地履行替代性民事役务；调查所有进行中的动员宣传活动中军官对新兵和预备役军人骚扰、使用武力、酷刑和虐待或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任何指控，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t) 与所有联合国人权机制进行全面和非选择性的接触，包括与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进行建设性沟通，并允许任务负责人进入俄罗斯联邦领土；

(u) 与秘书长办公室和人权高专办充分合作，确保结束针对寻求与联合国，包括其人权机构和机制合作者的一切形式的恐吓和报复，并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日后报复。

113. 特别报告员进一步建议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会员国：

(a) 继续监督俄罗斯联邦当局并对其进行宣传，以促进以基于权利的办法解决本报告指出的问题；

(b) 支持俄罗斯独立媒体工作者、人权维护者、律师、文化人物和民间社会组织在该国内外的关键工作；

(c) 采取紧急措施全面战略，保护包括流亡异见人士在内的异见者和人权维护者及其家人，为其行动自由提供便利，并与民间社会协商并根据其查明的需要，使这些人可以继续其人权工作；

(d) 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并为有效履行其任务投入所需的充足资源。